

There will be a man always be next to you
in your heart
no matter how far he'll go

一段至美至伤的爱情，一个能看见自己的故事



给你最后的爱， 是离开



六段华章 著

有些人轻易许下未来，
有些爱承诺不起永远。

选择离开，不是不爱，
是不忍看到你房间里充满徘徊与无奈，
唯有静默离开，才能成全爱的诺言。



给你最后的爱， 是离开

六段华章 著

一段至美至伤的爱情，一个能看见自己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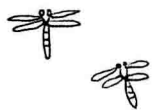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给你最后的爱, 是离开 / 六段华章著. -- 北京 :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 4
ISBN 978-7-5057-3030-4

I. ①给… II. ①六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6421 号

书名	给你最后的爱, 是离开
作者	六段华章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 16.5 印张 210 千字
版次	2014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	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030-4
定价	29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

如若不能相伴，
留一份美好，在心间。
那是日后疲惫生活，迷茫未来，最好的怀念。

总有一个人，
无论走多远，
在你心里都有他最近的距离。



目录



给你最后的爱，是离开

The last love

001 第一章 | 情书

一张满溢着纯纯喜欢和热烈爱恋的信纸，给少年带来或许早有的期待，或许不知所措的慌乱。然而，之后的未来无论什么时候忆起来都是骄傲的温暖。因为，那是人生最纯洁的表白。

031 第二章 | 礼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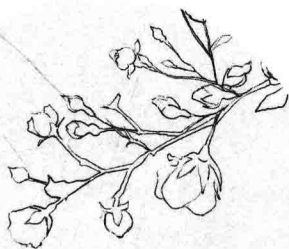
出其不意的礼物或许带来惊喜，或许遭到惊吓。然而，再珍贵的礼物，都不敌送礼物那份用心，因为每每想起，都会报以会心傻笑，那种被在意的感觉有多好。

049 第三章 | 初爱

我们把一生最好给了初恋，单纯的对一个人好，喜欢看温暖的笑，幸福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无论外界多吵闹，我们只要温暖的依靠，此时爱情的温度刚刚好。

079 第四章 | 危言

距离给了我们空间，也填充着各种幽怨和不满。年少的我们，总是单纯地听信他言，甚至超过了维系经营的情感。是你不对，还是我错了，也许我们都还不够好。



唯有静默离开，才能成全爱的诺言。

099 第五章 | 爱散

他曾说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只要我喊住他，他就会回到我身边。如今，我怎么喊，他都没有回头。曾经的诺言，早已随风飘散。爱着爱着就散了，我们的爱情没能经得起咒言。

133 第六章 | 挣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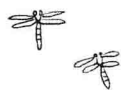
本以为已过了足够的时间，可以对他及有关他的一切若无其事，可当他再次出现在面前，各种情绪排山倒海般袭来。当温情再袭，所有的伪装轰然坍塌，爱与根本没那么明显的区分，恨只因爱得太深。

159 第七章 | 再爱

时间让爱了解爱，而我对他的爱，反增未减。于我，他还是他，那个我深爱的人。我知道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我都是他爱的人。可我，却成了打扰他家庭的第三者。

207 第八章 | 不扰

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而是，彼此相爱，却没能在一起。离开，也是一种爱。现在的我，虽孤单，有时甚至心有不甘，但内心平和。因为我离开是成全：你若美好，我便安然。



Chapter 1

情书

一张满溢着纯纯喜欢和热烈爱恋的信纸，给少年带来或许早有的期待，或许不知所措的慌乱。然而，之后的未来无论什么时候忆起来都是骄傲的温暖。因为，那是人生最纯洁的表白。

1

2003年春夏，是卢惠永生难忘的半年，炎热混杂着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，让她时常有种窒息的感觉。

这种感觉先是来自高三下学期的紧张气息，寒窗苦读十年，最后一哆嗦的时刻终于到来。特别是在市一中这所省重点中学，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儿，等着最后喷发的时刻。在高三（2）班每张书桌高高摞起的参考书后面，都是一张张埋头苦读的脸。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，卢惠甚至剪掉了从初中时就留起的长发，她让妈妈用剪刀把后脑勺剪得短短的，活脱脱一个假小子。

除了紧张的备考，一股躁动的气息也开始在班里蔓延。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，最土得掉渣的莫过于某某和某某单独约会、某某给某某传纸条之类的传闻从未间断。但在高三冲刺的最后时刻，这股风刮得尤为猛烈。或许是因为大家知道来日不多，再无所表示，可能会永远错过。

对卢惠来说，只有前一种感觉特别强烈。从小，她就是个聪明乖巧的孩子，成绩一直很好，也背负着家人的殷切期望。自从爸爸去世，弟弟因年龄渐长而变得叛逆，妈妈更是将一种近乎绝望的期待寄托在了她身上，让她不堪重负。

刚刚过完年，妈妈就将家里的钥匙和三百元生活费放到了卢惠面前。

“临近高考，你的资料费会增加，要是考上了大学，下半年还要交学费。我

想好了，跟着工程队干半年，怎么也能把你的学费挣出来。”

妈妈年龄不大，刚过四十，但丧夫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已使她过早衰老，眼角皱纹丛生，耳鬓的白发也历历可见。

卢惠看着妈妈那张饱经沧桑的脸，心头涌起一股酸楚。她本应该阻止妈妈，因为她知道那份工作有多辛苦，但不这样又能如何，一家人总得吃饭，她和弟弟总要读书。

卢惠硬生生地将心酸压下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没问题，你儿子就交给我了，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。”

送走妈妈，将半月的生活费交给弟弟，叮咛一番，看他坐上回学校的公车后，卢惠收拾东西也回了学校。她在心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考上Q大，一定要给妈妈争气，一定要完成爸爸的遗愿。

做了这番坚定的誓言后，卢惠一头扎进了高三下学期的书山题海中。而对于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事，她连想都不曾想过。

但是不想不等于不会发生，在毫无迹象的情况下，卢惠收到了生平第一封情书。

每天中午在食堂吃过午饭后，大多数同学会回宿舍休息一会儿，以免下午上课打瞌睡；也总有那么几个人，直接回到教室，在桌子上趴一会儿，接着学习；也有精力旺盛的，连趴桌子眯会儿的步骤也省略掉，充分利用中午这段宝贵的时间。

卢惠在学习上，永远保持着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。从高一到高三，每天中午她都在教室度过，这片午后时光对她而言，不仅可以完成上午的作业，预习下午的课程，还是一份难得的宁静时光，即使是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，心里也觉得悠然自得。

卢惠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，甚至有一些孤僻，这使得她从小到大朋友寥寥。

在高三（2）班这个充满硝烟味的备考班里，平时她都是独来独往，虽然成绩拔尖，但也不是太引人注目。因此，有一天，当她午饭后回到教室，看到一封折叠成千纸鹤状的情书摆在面前时，心里的疑忌很快压过面红耳赤的不安，占据了上风。

情书字迹工整，甚至称得上隽秀。卢惠心里咚咚跳着，借着物理书的遮挡，粗粗浏览完。两页纸的情书，大部分文字都是倾诉对她的钦佩与爱慕：学习刻苦、意志坚定、成绩拔尖，虽然每天穿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还是遮挡不住那由内而外的美丽。信的最后说，为了接近你，每天中午我都到教室陪你，跟你讨论题目并不是我真的不会，而是想趁机跟你多说几句话。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想了很久才有勇气向你表白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都已没有遗憾。信的落款就一个字：昊。

原来是他，彭正昊。卢惠心里的不安渐渐退去，她知道这不是一个恶作剧。从某些方面来看，他们确有几分相似：在班里都沉默寡言，不活跃，也不引人注目，学习都很刻苦。从平日的吃穿用度来看，他也是普通家庭出身。可能也正因为相似，才引起了他对她的好感。回想一下，他确实每天中午都很早到教室，也会隔三岔五羞怯地找她讨论题目。她一直以为他的羞怯是个性使然，现在想来是另有原因。

卢惠稍稍扭头，看到了坐在她斜后方埋头思考的彭正昊。她知道，此刻他内心一定在不安地挣扎着，等待一个来自她的表示。想到这里，刚收到情书的紧张、不知所措渐渐退去，她心里竟生出一丝内疚。她确实不讨厌他，对于两人在午后空荡荡的教室里讨论问题，她也有几分享受，毕竟对她这样默默无闻、没有朋友的人来说，来自他人友好的交流就是一种安慰。

但她对他真的没有感觉，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他，不然凭一个花季少女敏感的心，怎会从未发现彭正昊对她怀有好感。

她从作业本里撕了一张白纸，提笔犹豫片刻，就刷刷写完了回信。

彭正昊：

你好！

谢谢你喜欢我，但现在是在高三非常时期，我不想因为早恋毁了彼此的前程。再说，我们还小，不懂感情。希望你能将全部心思用到学习上，考上理想的大学，也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。

卢惠

在将情书和回信一并放到彭正昊摊开的课本上时，她分明看见他身体微微抖了一下。

卢惠本想回到座位上继续看书，不知为何，竟不由自主地走出气氛怪异的教室。她不知如何面对彭正昊看到回信时的目光，即使她背对着那目光。

卢惠走到操场边的长廊里坐下。长廊被蔷薇枝干密密麻麻地裹着，若是在夏季，会有满廊的蔷薇花，但此刻，只有光秃秃的蔓条无端盘旋着，坚硬冰冷。

直到打了上课铃，卢惠才匆匆跑进教室，低头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。同桌罗荻向她抛来一个夸张的惊叹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故意压低声音说：“卢惠小姐竟然迟到，外星人要入侵了吗！地球要灭亡了吗！”

卢惠用手拧了他的胳膊一下，小声回复：“废话那么多，听课！”

罗荻龇牙咧嘴地挥了挥拳，很快沉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。卢惠偷眼望望彭正昊，见他低着头，似乎要埋进书里。想必他真的很伤心，卢惠心里想，对不起了，真的对不起。

2

罗荻是高三（2）班的活宝，在一群高材生天天对着ABC、分子式、质数量数、自由落体等埋头苦读时，他显得特别扎眼。

从入学开始，罗荻就成了班里的风云人物，这不仅仅因为他阳光俊朗，还因为他的显赫家世。他爷爷罗汉皇是声名赫赫的汉皇集团创始人，外祖父退休前是本地政要，父亲罗林耀则现任汉皇集团董事。特殊的身份使他自小受人尊崇溺爱，生活上更是一路绿灯，即使中考成绩惨不忍睹，还是毫不费力地进了这所以“准入门槛高”而闻名的省重点中学。

养尊处优的生活给了罗荻阳光健康的形象，他英俊挺拔、出手阔绰，身边自然有众多漂亮女生围着。高一刚开学，就有外班的漂亮女生结伴来2班门前围观。他也不怯场，春风满面地招呼：“排号啊，要排号知不知道。”接着，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发出一阵阵夸张的笑闹声。

以卢惠的贫寒和沉默，他们本无交际，跟普通同学间尚无多少交往，何况这种锦衣玉食的公子哥。但到了高三，罗荻的肆意贪玩终于引起了家里的重视。罗林耀打电话到校长办公室，客气地拜托校长严加管教不成器的儿子。于是罗荻就悲催地从教室最后一排被调到了前面，几经调换，最后成了卢惠“同桌的你”。

卢惠渐渐发现，这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运儿并非她以为的那么恶劣，甚至在内心深处，他还是一个善良单纯的男生。他爱捉弄人，但卢惠知道那都没有恶意，时间一长，她竟然也可以自如应对他的各种玩笑了。虽家境优越，但罗荻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，他能感觉出卢惠家庭的贫寒，经常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本子、钢笔等东西丢给卢惠，若是别人这样施舍，她肯定不依，但对于罗荻，她则没有那份敏感的防卫。

罗荻跟班里几乎所有人都相处良好，特别是班长孙睿和班花张嘉妮，三个人在一块时，颇有铁哥们的意味。作为班长，孙睿长得并不高大，有点瘦，戴一副眼镜，并无传说中班长的威严。他虽年龄不大，却处事老练通达，对班级事务上心负责，颇得老师喜爱，在班里也有很高威信。张嘉妮虽然不是绝顶漂亮的女孩，但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加上优越家境中培养出来的出众气质，到哪里都是

人群中的焦点。她平时高傲矜持，只有跟罗荻、孙睿在一块儿时，才会放下架子打打闹闹。三个出色的人成为朋友，是多么水到渠成的事情。

除了因为地理位置上的缘故跟罗荻有较多接触外，卢惠跟孙睿、张嘉妮的接触寥寥。虽然孙睿是大家敬重的班长，但因为卢惠沉默寡言，除了学习之外再无其他生活内容，所以很难跟坐在教室后面的孙睿产生更多联系。以张嘉妮的高傲出色，更不会关注到班里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卢惠。

但是不久，孙睿却找到了她。

一天下晚自习后，卢惠留在教室里解一道数学题，那道函数题让她绞尽脑汁，还是没能解出来，正在她烦躁不安时，听到后面有人说：“这么晚了，还不回宿舍吗？”

她以为是其他同学之间的对话，并无在意，继续跟那道数学题做着斗争。但紧接着又是一句：“问你呢，还不回宿舍吗？”

她诧异地抬起头来，看到孙睿站在面前，目光温柔地看着她。她扫一眼周围，早已空无一人，无疑孙睿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
“马上回，做完这道题。”她快速回答道。

她以为，孙睿只是在离开教室时礼貌性地问一句，哪知他依旧站在她身边。

她像意识到了什么，抬头问：“你是要等着锁教室的门吗？没关系，你先走好了，我来锁门。”

孙睿笑了笑，露出一排整齐好看的牙齿：“非得是锁门才能跟你说话呀，我想跟你聊聊，有空吗？”

卢惠深感奇怪，但还是答道：“有啊，什么事？”

“马上要熄灯了，咱们去外边说，好不好？”

怎能说不好。卢惠放弃那道让她头疼的数学题，收起书本抱在手上，说：“好吧。”

“怎么还拿着书，回宿舍还学习吗？”

“不一定，拿着比较好，万一睡不着想看会儿书呢。”卢惠答道。其实她每晚都打着手电筒学习到深夜，只是不知为什么，她不想告诉他。

他们将教室门锁好，并肩朝宿舍方向走去。从教室到宿舍，要路过那条小花廊，他们走到那里，不约而同地停住了。那晚月色很好，月亮圆圆地挂在天边，周围像蒙着一层氤氲的雾气。不知为什么，卢惠好像闻到一股清香。蔷薇花丛里已经长出细细小小的绿叶，但肯定没有花，哪来的香气呢？像一股草木香。

卢惠正在思忖，就听孙睿说：“卢惠，虽然咱们平时交往不多，但作为班长，我还是觉得应该跟你谈谈。”

卢惠奇怪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他停了会儿，似乎在下决心：“卢惠，你一直是个好学生，学习刻苦，成绩拔尖，从来不用老师操心。我也觉得你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，但在这关键时刻，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”

卢惠听得有点云里雾里，只好说：“班长，你想说什么，就直说吧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随着毕业临近，班里出现了一股不正之风，但你不能随波逐流，你跟彭正昊以后怎样我不管，但我不希望你在高考前的非常时期因为感情问题影响学习。”

卢惠心里顿时一沉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她跟彭正昊再没说过一句话，两人都 在有意回避对方。虽然卢惠一直对他有些许愧疚，但觉得这样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她一直以为这事就这么悄悄过去了，谁知纸包不住火，还是被其他人知道了。

“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。”她短短答道，有种不可辩驳的力度。

“真的吗？”孙睿问。

这让她很不舒服，心想，就算你是班长，也用不着像老师一样审问同学吧，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

“真的，我们不可能有什么。”卢惠说得斩钉截铁。

孙睿似乎轻轻舒了口气。在月色下，他的脸明净好看，有着坚毅的棱角。

“那就好，我就说你不是那种学生。加油吧，你一定会考上理想中的大学。”

“谢谢，你也是。”

他们一起往宿舍走，默默无语，各怀心事。

到了女生宿舍楼下，孙睿说：“那你上去吧，别学太晚，以免影响第二天上课。”

卢惠点点头，转身往楼里走去，刚走几步，后面的孙睿说：“等等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她回头。

“今天这件事，你别在意，我想了好久，还是觉得应该找你谈谈，因为作为班长我有这责任。”

“没事。”卢惠也将一直犹豫的话说了出来，“关于我跟彭正昊的传言，还有今天这事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，好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那晚，卢惠最终也没解出那道数学题，还失眠了。

但她是个努力的学生，知道自己的目标。没多久，她又渐渐恢复教室、食堂、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。彭正昊也好，孙睿也好，终归是个小插曲。

过了几天，卢惠吃过午饭回到教室，觉得有点困，就决定先小眯一会儿，养养精神。她刚趴了没一会儿，就听到有人敲玻璃，抬起头，看见校传达室的大爷站在窗外。

她将窗户打开，大爷问：“这是三（2）班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卢惠，是不是这个班的？”

“大爷您有事吗？我就是。”

“那巧了，有人找你。”

她四下打量，才发现大爷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正在对她做鬼脸。

“他说找他姐姐卢惠，我怕这么大学校他找不到，就带他过来了。”

卢惠谢过大爷，将弟弟拽进教室：“你不上课，来我这儿干吗？”

“姐，我们学校要交资料费，我来跟你领银子。”卢苇嬉皮笑脸地说。

“上周不刚交过吗，怎么又交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老师说让跟家长要，我家长就是你喽。”

卢惠无奈地拿出钱包：“这次要多少啊？”

“不多，五十。”弟弟见她欲取钱，眼睛亮亮的。

卢惠的手停住了：“五十？怎么这么多？你到底要钱干什么！”

“姐，真的是资料费。”

“那你跟我去公话亭给你班主任打电话问问。”卢惠说着就要往外走。

卢苇追上来：“哎哎，姐，你怎么都不相信我啊，你也太伤人自尊了吧。”

“你要是正经学习，我可不相信你嘛，你看看你的成绩，差成那样还好意思天天伸手要钱。”

卢苇还不罢休：“姐，你就给我吧。”

“不给，你不说干吗就不给。”

“姐，姐……”卢苇撒娇地摇着卢惠的手臂，一脸期待。

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，妈妈在外面挣钱容易吗？你还不学好，天天不知去学校干吗！”卢惠真的生气了。

卢苇只好放开抱着卢惠的手，“你老拿这话压我。姐，你到底给不给？”

“不给！”

“好，不给就不给。”

说完，卢苇转头就走。

“走吧走吧，再也别问我要钱了。”卢惠气不过，狠狠踢了一下桌腿。

正在这时，孙睿推门走了进来，看到她的激烈行为，稍稍怔了一下。

真是倒霉，卢惠心里暗暗叫苦。